

台灣小說的游標開始移動

時間：二〇二五年十月九日下午二時半

地點：《自由時報》一樓會議室

決審：伍軒宏、張亦綯、郭強生、黃美娥、童偉格（依姓氏筆畫排列）

會議開始，基金會報告收件情形，本屆短篇小說獎共收到三三七件來稿，由李桐豪、韓麗珠；楊富閔、凌明玉；葉佳怡、黃崇凱等六位分三組進行初審，選出三十九篇進入複審，並得以每人一票，推薦心中值得進入決審的篇目。再由複審委員黃麗群、何致和、陳雪選出十四篇作品進入決審。決審委員公推郭強生為主席，五位評審針對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審重點。

黃美娥：我觀察到幾個現象。第一，此次創作方向較具前衛性與想像力，除了處理人跟物之間演化的情況，也重新思考醫美與身體疾病的關係，甚至展示了未來社會公共廚房的可能性，而這

又如何與社交軟體產生曖昧性的關聯？第二，寫作者持續關注同志議題，且使用不同角度切入。第三，許多作品書寫親人。第四，有兩篇觸及移工遣返與收容的議題。最後則是思索語言本身的存在，以及「如何使用語言」的小說。總體說來，我們能從這批稿件看到作者的思考角度，他們關照的可能是當下發生的問題，或未來人的存在、人跟人的關係、人與環境與物種之間的演變，透過小說展現多角度的討論，議題相當活潑。

張亦絢：第一，我看這批作品時，發覺它們的出發點或關照的東西特別「小」，且令我產生類似「時差」的感受——有些東西你讀了會感覺這是十年前就應該出現的。「小」，不一定是負面含義，它可能是過去被遺漏了，然後在此刻浮現，因此我一方面有點驚訝，一方面也從中發現一些驚喜。第二，閱讀過程也令我思考小說的起點與終點，這指的並非是作品的第一段與最後一段，起點的意思是，我們可以從中推測作者最初想要掌握的主題或內容；而終點則是「如何抵達」？且抵達的狀況是否令人感到滿意或可惜？因為這是決審，大部分作品都表現出可取的面向，有點難以抉擇。

伍軒宏：與我有限的評審經驗相較，這次水準平均，但並沒有特別好的作品，所以最後也會面臨取捨的問題。此次有許多「悼亡」主題，我還因此做了編號；另外則是「變形」也出現好幾篇。某幾篇作者的點子很不錯，可是到後面就像棒球打到七、八局時，後援投手會開始沒力，導致結尾有點失控。但基本上我肯定這次的作品，是歷來閱讀最愉快的一次。

童偉格：這批稿件題材多樣，但對小說寫作的想法與具體實踐的寫法相對固定。十四篇都在水準以上，但差異不大。這些作品設計感強烈，當然也可能因為是決審，每篇技術都堪稱穩健，但這就好像是一個題目，多數作者都很熟練地回應，亦即短篇小說的字數限制問題。正因如此，大部分都給我一種形式的外殼很堅固的感受，讀完後仔細想想，或者我會享受作者創造的氛圍，或者我會完全同意作者提出的正面見解，或者做為一個讀者需要費神去思量的辯證，似乎並不多。有些小說企圖在結尾創造懸念，把結尾寫得模糊，似乎顯得意境比較深遠，所以我的第二個觀察是，這批小說沒有特定要說的議題——作者最大的目標在於完成自己設定的情節演算邏輯，有些作品縱然有議題的外觀，但我們能夠判斷這些議題對小說而言都不太重要，反而像是為了小說敘事的完成所設定的配件。或者也可以說，作者的用意不是去就特定議題進行深度描寫，可能只是為了讓小說敘事看起來更為合理。於是我的評審標準會很清楚，我想選出我做為讀者，在讀完後仍然產生獨特啟發、令我思考小說其他可能性，且在實踐上也相對複雜的作品。

郭強生：接著亦絢的話講，剛才我真的是點頭如搗蒜。我們當然沒辦法設定文學史該如何發展，但讀到這些作品時確實會想：這樣的東西應該要出現過的，為什麼在今年爆發出來？整體而言，這次是五、六年以來我讀得最暢快的一次。以前讀個三篇，就覺得怎麼又是這樣的小說，這次我幾乎在零阻力狀態下兩天內看完。但兩天看完不代表它們很簡單。比如，解嚴後好長一段時間以來，小說一直圍繞在議題的指認上，彷彿一切解構完了，要重新去指認誰是加害者、誰是被害者，

這樣的指認長期在文學獎中出現。而關於亦絢提到的「小」，我也不覺得它們小，那其實是作者拿掉了已經內建在小說裡許久的界線，所以很多篇的切入點讓人驚喜。當然單篇短篇小說要涵括整個文學史，較難在一個比賽中看出，但整批作品讀下來，會發現台灣小說的游標開始移動了。我不知道這是今年的特殊現象，還是真的到了時候？我很樂見接下來台灣小說會出現全新面貌。

經評審協商，決議首輪投票，不分名次，各圈選四篇，結果為：

三票作品

〈鸚形目〉（伍軒宏、張亦絢、黃美娥）

〈我不過是一個雪人〉（張亦絢、郭強生、童偉格）

二票作品

〈阿媽蛞蝓〉（黃美娥、童偉格）

〈走廊的燈閃過五下才滅〉（伍軒宏、童偉格）

〈女兒〉（張亦絢、郭強生）

〈乳房人〉（黃美娥、童偉格）

〈十八半〉（伍軒宏、張亦絢）

一票作品

〈死於三河匯流之地〉（黃美娥）

〈奶奶語〉（伍軒宏）

〈工卡〉（郭強生）

〈支語小辭典〉（郭強生）

○票作品

〈紅單〉、〈廚房〉、〈今天是對的〉

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，評審針對獲得一票以上的作品進行討論。

一票作品

〈支語小辭典〉

郭強生：這一篇某程度是在戲謔現在對於兩岸話題的敏感心境，有趣的是，我們知道林榮三文學獎一定是台灣民眾所寫，如果根本不知道是哪裡的人寫的，大家閱讀的感受可能完全不同。略為可惜的是，此篇的藝術性不如其他作品完整。

（評審放棄此篇）

〈工卡〉

郭強生：這篇是所有作品裡頭最呼應到當今世界的。它雖然拋空了實際背景，但我們確實已經

走在這條路上：秩序打亂、國境重新劃分後，到底誰是居民、誰是外來者？

張亦絢：這篇其實就是在寫排外，我支持它進入最後一輪。

〈奶奶語〉

伍軒宏：這篇把語言推到前景，強調語言的不透明性滿有趣。只是湖北腔會這麼重嗎？我認識的湖北籍人士似乎沒有這麼濃重的腔調。

（評審放棄此篇）

〈死於三河匯流之地〉

黃美娥：透過漫畫與印度文化重新構思一個扛起家族的長子，裡頭較具反思的是三河匯流其實有一條河不存在，但是不存在的河卻供給了另外兩條河流，而哥哥就是那個犧牲養分的角色。描述很寫實，作者努力刻畫具有說服力的細節。

郭強生：這篇作品開高走低，一開始很吸引人，但最後劇情愈加愈多，就寫歪了。

伍軒宏：這篇較適合寫成長篇，作者把它塞在短篇小說的形式，處理較有限。

（評審放棄此篇）

兩票作品

〈阿媽蛞蝓〉

童偉格：在小說美學上，這篇是十四篇小說裡的孤兒。它的敘事這麼迷離，修辭這麼繚繞，令我佩服作者的勇氣。他用一趟變形之旅來涵蓋更長的時間，或展現阿母勞苦的一生，彷彿一篇布魯諾·舒茲式的小說。因為是較為恣意的變形的設定，對讀者而言，有許多設定注定是不可解的。比如，蛞蝓為何會變成模特兒人形？這似乎得不到解釋。很多結構設定，也是比較刻意的，例如像是布魯諾·舒茲一樣完成時間的循環，最後因此就以「墜落還在持續中」總結。整體稍微工整了點，不過作者的描述獨具風格。

黃美娥：這篇透過對嘉義地名的聯想，將各種不同的物與親人的記憶連結起來，且這個記憶具有強烈神秘色彩，通篇不斷遊走在這樣的邊界。裡頭有許多與「黑」相關的意象，作者不斷去找到各種黑的可能性，與親人、嘉義做了很好的串連，包括他來到台北回頭思考家鄉，是一篇當代感強烈的鄉土書寫。唯一有疑慮的是：為什麼要加那麼多註解？似乎深恐讀者無法讀懂。

伍軒宏：一般而言，變形是因為有龐大的壓力，從奧維德開始都是有些特別契機。或許沒有特別契機就變形也可以，只是這篇變形的理由不夠清楚，就不具備變形的需要。作者用一個特別方式寫女性如何進入城市，接著又被拉回傳統，頗具巧思，但故事本身仍然較傳統。另外我也納悶作者的技巧到底好或不好？需要讀者花功夫去想，讀起來比較辛苦。

郭強生：阿媽是辛苦的、鄉下是詭異的，讀來彷彿手搖攝影機鏡頭跳躍著，作者沒有對這些東西補以時空細節，風格經營大於對人物及環境背景的刻畫。似乎沒能讓我們更具體認識小說提出來

的困境。以及，他一再寫人形模特兒，彷彿是恐怖片基本標配，略感疲勞，因模特兒並沒有成為重要象徵。

張亦綯：一般我會選擇整篇都能掌握的作品，這篇確實有某些我無法跟作者對應的地方，但對應到的部分卻又很強烈。它也許不是字字句句都讓人很清楚，畢竟那種作品有時我們也覺得乏味。關於人形模特兒，我有一個詮釋。「缺腿」是裡面最重要的意象，模特兒缺腿、媽媽缺腿，這一直發生，可見是很想要補起來的。人形模特兒像一個不被認識的受傷的神，祂似乎還上不了神壇，但很有力量，也會對人產生影響，且與勞動經驗有關。而這裡的「變形」應該是不太一樣的脈絡，比如台灣民間可能會認為蝴蝶就是死去的誰，我們土地上一些神神鬼鬼的東西，有時是被忽略了。

〈走廊的燈閃過五下才滅〉

伍軒宏：這篇透過「悼亡」回憶九〇年代的青春，主述者是被留下來的人。裡頭有許多流行文化與文學的指涉，提到奧登我有點意外，因現在很少人讀。只是我總懷疑自己是不是被騙了？它的情感很真摯，可娓娓道來的敘述似乎稍嫌俗套。但讀第二次我還是覺得很不錯。除了有些地方較凌亂，結構還算清楚，篇名「閃過五下」，確實裡頭總共提到了五個人，像catalogue般羅列出來。它的句型有點鬆散，但感情強度有維持住。可能因為我對同志書寫不算熟悉，雖然被它吸引，但無法確定內容是不是比較 cliché。

童偉格：此篇在這批作品裡面相對特別，甚至不太顯眼，因其他作者非常依賴出奇的戲劇設

定，但這篇似乎打定主意要平緩追憶一段逝去時間裡的人跟事。這段逝去的時間，明確指涉了解嚴後到九〇年代的台灣，是小說角色的青春年代，也是愛滋病帶給人惘惘威脅與恐懼的年代。這樣的想法雖不新穎，比如最近我們還能從阮慶岳《一千顆星星在跳舞》看見相似設定，但我認為以青春哀悼死亡，不知為何會煥發一種光芒。比如一個細節，裡頭寫到兩個角色窩在西門町小旅社看電影，好純真好魔幻，這打動了我，因為那個純真的光芒，很直接連結到了青春與死亡。儘管我確實也有被設計的感覺，但這位作者需要調動非常多裝備，才能保留那種純真的懷舊。由主角這名倖存者看來，他的青春同伴都格外專注於死亡，這對他來說就好像是另類的幸福，而這樣一種留白的傷感，扣回小說刻意淡化的結尾，處理上是相對複雜的。

郭強生：這次有兩篇以中年男同志為主角的小說，寫得都很好，反而是我怕自己貼得太近而不客觀，所以沒選。這篇寫一個愛滋病患，到了中年在整理舊家，情節和敝人《斷代》完全一樣。可是他的文字很有感染力，許多句子我讀到時都覺得如果掉眼淚不是被騙。愛滋病在同志文學裡一直被避開，似乎要陽光正面要講愛情，那年代同志唯一的集體記憶「死亡」，一旦藥出現後就完全消失了。我當初《斷代》寫愛滋病也是基於這理由。這篇我是喜歡的，把討論開放給其他委員。

張亦絢：對作品本身我沒有不滿的東西，如果被打動，我覺得是真的。它的獨特點在於這些記憶是困難的，既不是主流，也不是有機構建置過，所以非常地倚賴個人記憶。可是我沒有投，原因是《斷代》已經隔了一段時間，我覺得應該要有一部針對台灣「後愛滋」、或回顧愛滋的作品。國

外其實大概十年前已經有不少相關之作，它們在「回應個人」上補了更多細節。如果現在回頭看，十年的時間應該能夠幫助把「個人」的東西塑造得更立體，在這前提之下，我會忍痛放棄這篇。

黃美娥：他寫得很真誠，但是對台灣社會變化就很輕描淡寫帶過，當他以此為主軸寫作的時候，究竟有想再多談些什麼嗎？似乎沒看到這部分。

〈女兒〉

張亦絢：這篇探討了一個我們的社會還沒能解決的事情——也就是女性要負擔「乾淨」的偏見。主述者母親已經意識到這問題，不過作者用了相對調和的寫法，因為如果停在小男孩發現糞便，女孩就消失了，會是殺傷力非常強的作品。同時它也諷刺了森林小學的父母，告訴我們不要拘泥於任何養兒育女的規則，但是完全自由發揮也會發生不可思議的事情。很多東西沒有寫死，回歸了讀小說最原始的樂趣，是不是把女兒當海參養就能解決問題？作者並沒有要給一個絕對的想法，而比較是思考的策動。作者設法讓我們在思考上對性別秩序有「脫潔」的可能，文字上卻還是有點「穩潔」。但我仍然非常讚歎這篇，它不說教，也不光只是嚇人，有個像是折衝的東西刺激我們重新思考關於女性、女體的問題，尤其父母對女兒的管制是很強的。

郭強生：這種怪誕的題材台灣很少見，一寫不好就變成無厘頭，可是作者非常厲害，他建立了一套思路，而不只是把骯髒噁心的都寫進去罷了。這裡頭有幾個反思的層次，第一，作者用「變形」重新講述了女性在婚姻與養兒育女當中的困境，可以看到主人公其實處於歇斯底里的狀態。第

二，它也批評了假多元，當一切多元到令人無所適從的時候，對於一名家長而言該如何教育孩子？參化與人化是非常有趣的象徵筆法，女兒成為海參是否也是種逃避機制？到底女兒躲到哪去了，似乎家長也沒辦法了解。女兒隨時可能被吃掉是很好的暗諷，當然這不是指真的吃到肚子裡，而是被更大的東西吞沒。

張亦綯：這篇對多元的態度其實也並不是反對，而是他看到多元裡面的惰性。作者去捕捉這個東西，前衛但讓人容易了解。

童偉格：我說明一下對這篇的保留。第一，在技術執行上，我可以把它命名為樂高積木式的小說，亦即將女兒代換為海參，且大部分篇幅都在對海參的形態進行詳細的描述。因此在小說構成上，只要海參與人類的形態存在差異，確實會成為議題反射的折面。若將海參代換成其他我們不理解的海洋生物，似乎它反映的議題就不同了，所以議題本身是游移的。第二，我們可以看到它創造了一個非常卡通化的語境，母親以外的人就輕易接受了，於是參化的具體困難缺乏想像。第三，我有時覺得這位作者太過沉溺於自己創造出來的趣味，比如，女兒差點被煮熟的橋段略顯幼稚，讀者都明白參化的狀況，作者卻還在無限拖延這個發現，在細節處理上還有更俐落的空間。

黃美娥：作者構思很好，但無論女兒變成什麼，過程中似乎都沒有任何驚恐。這中間有個縫隙，作者應該要把原先不那麼理所當然的事情做出某些過渡，讀者才能掌握到背後的深意。無論是檢討森林小學，檢討性別，甚至是對海洋生態感興趣而將其納入小說，每種用意都必須縫合，讓小

說的設計更能貼近作者真正想談的事情。

伍軒宏：篇名是不是能更有變化一點？參化的比喻不錯，但也許是女兒年紀較小，生殖與性被隱藏了，所以用肛門來指涉。最大問題是調性太輕鬆，應該要有一點struggle。

張亦絢：我補充一點。這篇真正要經營的不是海參，而是糞便的問題。海參的作用是讓讀者記得留下糞便的奇怪狀況。

郭強生：我也拉一下票，剛才主要討論的是筆法，而沒有進入到這篇的詮釋。我一直感覺這裡頭有種奇怪的壓抑，或許這也可能是一種悼亡，我們不知道女兒到底遭遇了什麼事情，夫妻倆就假借著她留下來的一個東西，說那是他們的女兒。

〈乳房人〉

童偉格：相對於〈女兒〉，這篇對變形的奇想有較好的發揮；又相對於〈阿媽蛭蝨〉，這篇的敘事更為清晰。它最基礎的設定是乳房長在臉上，但之後所做的辯證，其實還是過於正面跟單調。最複雜的議題為靈魂跟自我意識是否存在，或可不可以分割，小說結尾是符合預期的，一方面它揭曉答案，一方面又企圖模糊化這個答案，是近幾年常見的設計。有個細節值得再多想一點：男友用肋骨重建了陰莖，如果這是可能的，作者應該思考自己所設下的變數，為小說的辯證增添層次。非常可惜的是，在緊要關頭時他還是給予女主角某種心靈雞湯似的安慰，但因為這批小說很多都使用相似的演算邏輯，因此我還是會選擇〈乳房人〉。

黃美娥：這篇談的東西相較〈女兒〉來說更容易共感。它假設一個社會得到「器官不安症」的人數增加了，其中又以遭受霸凌、心理創傷的人為病患大宗。它的出發點涉及了疾病、霸凌與醫美，比如當器官不是長在原先的位置，審美是否會產生變化？又比如，審美的轉移是否影響了別人愛不愛你？這又牽涉到「什麼是愛」的問題。拿麵包超人來比喻乳房割除很有幽默感，麵包超人被咬一口力氣會消掉，替補新的東西進去後還是自己嗎？這中間有許多反諷，但結尾我對它期待會更高一點。

郭強生：現在我們已經在討論生理與非生理女性的問題了，這篇卻還在寫女性乳房暴露在外，帶有一種剝削、偷窺的想像。女性臉上有對很大的乳房，男性有一個永遠不會軟掉的陰莖，這裡頭對性別的態度仍然非常保守。我比較想知道乳房人怎麼活，這才更值得寫。

伍軒宏：這篇我打了個問號。它當然是個怪誕的主題，可是乳房跟自我以及靈魂的關聯，沒有有效地建立。這令我想到德勒茲的「無器官的身體」(Body without organs)，但那不像〈乳房人〉牽涉到了靈魂。因此小說中原先較為激進的部分，後來卻關切最保守的靈魂，內容與創作思維似乎有點矛盾。

張亦絢：內容不太夠，雞湯的部分讓我覺得非常可惜。可是我不認為它存在剝削的問題，這篇真正要回應的是跨性別——到底可不可以用人工的方式改變器官？它涵括了整個受苦於父權的群體，不一定是男跨女、女跨男，還有一開始所說的性別不明。雖然沒有太深入，但它想像了一個透

過改變器官達到團結的可能性。我很讚賞這篇的結構，最後垃圾場跟天國那部分控訴的不是主角，而是整體社會仍然很順性別的思考。

〈十八半〉

伍軒宏：這篇是童話語調及主題的變奏，作者語言成熟，用playful、ironic的語氣書寫性誘拐的問題。可是到了中間開始控訴時，卻突然變得非常matter-of-fact，似乎又變回一個傳統的說故事方法，風格無法維繫，失去比較尖銳、有創造性的地方。雖然最後有拉回來，但也因此變得不太平均。基本上寫得滿成功的，只是模仿痕跡令我不安，整個布局都非常像安潔拉·卡特，原創性有點疑慮。

張亦絢：我想先過渡性地創造一個名詞——也就是「性劣勢」。我們的語言跟文化其實不太能夠應對情感關係中的性侵，也許同志在訴說上會更困難，當事人有戀愛感受，到底要怎麼去面對廣義的性侵，怎麼找到自己的語言？我也要回應作者以及關心這問題的讀者，「十八」的問題仍然非常重要，我們可以從文學中不斷看到有作品在憤怒這個問題，到一定年紀，基本上都不能假設國家還用權力去保護，可是有人呼救時，如果我們不提供幫助，是會陷入某種陷阱；一名女同志比較有社會經驗，導致兩方想像完全不同的狀況，在現實中確實是滿嚴重的。

郭強生：它有點像我前面講的指認，但指認完了之後你要給我們什麼？讀完後的感受或思考沒能再往前進一點。

黃美娥：閱讀過程非常流暢，彷彿就是在腦海中告訴你發生過什麼事情。前半的故事已經有許多人寫過類似描述，可是它加了一段克服深沉痛苦的心路歷程，彷彿看到了光。作者功力不錯，寫出許多細節，但似乎欠缺了一點什麼。

童偉格：〈乳房人〉其實提供非常多刻板意見，不過它也證明了肉體是有重量的，在這個意義上，它可能還是創造出比較複雜的角色。仔細檢查〈十八半〉會發現它所有設定都是扁平的，甚至已經在內部提供對這個處境的解釋，比如作者將主角缺乏母愛這件事設定為最根本的原因。因此這篇作品有議題的外觀，內容卻比較空洞。這個扁平化的設計讓小說的一切執行都比較典型，比如童話語境的運用，企圖將童話的甜蜜與命運的殘酷結合在一起，用稍微顯得武斷的腔調反覆迴旋然後直達結局，可是所有人肉體都是被掏空的。比如女教授這名角色，她對女主角而言似乎只是母親情感的延伸，在她們戀愛的場景中，關於女教授的細節都不被記憶，非常強勢的抒情語調就這樣沖散了所有細節。檢視這個抒情語調的構成有其重要性，它各個段落的句構都裁切得非常整齊，一個段落以一個主題句開始，這些都是作者嘗試定義他所提出來的無盡描述，意味著作者其實在控制語言，但控制的同時也說明了他有餘裕，應該做出更具細節的想像。

三票作品

〈鸚形目〉

伍軒宏：這篇我認為算寫得比較熟練完整的。寫人鳥為伴，寂寞又不寂寞，同志情有意留白，最後鳥房失火像是自由的隱喻，這是可以預期的，也不灑狗血，而以一個比較平淡的方式做結。可是我有一個疑慮，現代人五十一歲怎麼會身體老化呢？主角如此設定是不是做作了一點？好像是一個年輕人在模仿的感覺。另一問題是，引了南方二重唱的歌，調性跟小說不太合。但我想也許主角總有釋放感情的需要，因為前面他跟伴侶的關係非常低調。

黃美娥：這篇同志情誼的細膩感、以及沒辦法永遠的那種辛苦，筆觸讓我心疼。它有一些相對的東西，像是人無法相伴到最後，鳥卻一代一代延續下去，每一點其實都回扣到了情侶之間的痛點，但作者寫得很節制。寵物反而成為他跟伴侶聯繫的理由，因此伴侶跑掉了也還不至於關係斷裂，甚至讓主角感覺對方似乎沒有離開過，作者在小說布局上做了一些考量，技巧動人。

張亦絢：作者把養鳥細節寫得很傳神。這是篇真正在寫感情的作品，感情就是有不完美的東西。小說裡頭有種非常溫柔的激情，走出了同志文學不太一樣的路，我確實也被感動。甚至那個感動更擴大，不全然跟同志不同志有關，而是如果有人不告而別，竟然可以溫柔到這種程度。至於南方二重唱，如果出現這種狀況，確實在評論時容易遭受質疑。但我後來沒有扣分。因為在小說結構上，最震撼的是儘管他們有很深的感情，卻對外宣稱主角是房東的行為。這裡的複雜度也提醒我們，不是每個人都很外放，或者他喜歡的人就是有種猶疑，可他就是愛上了。

郭強生：這是一篇很典型的小說，可以說它很有共通性，可是到底這名中年男同志出了什麼問

題？通篇用了一個寂寞的情調寫了許多養鳥細節，就為了最後打破窗讓鳥飛出去嗎？裡頭提到情人年齡歲數的差異，那個年輕男生對中年主角只是金錢利用或肉體交換嗎？這才是今天中年男同志的困境。否則不承認對方的恨很多，太容易代換成其他關係了。所以這篇較無法說服我，目的不夠飽滿。歌詞段落也稍嫌突兀，若把那段拿來交代兩名角色怎麼認識的都更好。

童偉格：這篇是某種職人小說的變體，作者將特定職業代換成養鳥這種消遣，因此小說的基本執行是用養鳥細節來填充一名孤獨者的生活。不過它跟〈走廊的燈閃過五下才滅〉在思維上有所不同，可以看到作者努力想淡化同志設定，亦即，他想講的是一個更為普通的情感與孤獨。我對這篇會有所保留，它的想像較為空洞，失火橋段完成了小說的寓意後，對細節的處理是馬虎的，比如他就昏倒了，接著就被救了。另一不解之處在伴侶的設定。小說寫陳朝信上小夜班，從晚上七點工作到凌晨三點，但後面又寫「他會不會習慣每天半夜兩點醒來」，似乎作者對角色的揣摩不足。

〈我不過是一個雪人〉

張亦絢：衝擊性滿強的一篇小說，它絕對應該受到肯定。裡面最禁忌的部分是對智能障礙者的性欲望的討論，文學討論「白痴」的性欲有其傳統，這在現實中不一定會被處理，性欲並不單純，會跟各種痛苦悲傷扯在一塊。作者暴露這個禁忌的方式是有說服力的，但還是有些小缺點。我批評的並非智能障礙者是天才的設定，而是應該對繪畫保留一點開放性，部分結構的小東西略顯武斷。但他提出的問題非常嚴肅，比如智能障礙者到底有沒有同意性關係？如果男女代換，可能就會直接

被認定為強暴，這甚至回應了張愛玲寫過的，「嬰孩的頭腦與成熟的婦人的美是最具誘惑性的聯合。」

郭強生：這篇的技術難度應該是最高的，它把許多難以轉換的東西化為成熟的藝術表達，且偏偏這就是一篇談藝術的作品，作者很有自覺。模特兒為了被畫進作品中性侵智能障礙者畫家，本來好像是模特兒被男性支配的情況完全翻轉了，甚至對創作者而言，人性與作品的順位應當如何排序？作者把這種殘酷面講成一個很棒的故事。

童偉格：對智商只有十歲的大樹而言，許多夾帶痛苦的事都近於本能，包括性，也包括創作，似乎生命與死亡只是用來萃取的素材。這樣的創作方式確實令人感到刺痛，但小說不止於此，它寫出了「雪人」面對畫中的自己比本人更好的反應，使小說語境更複雜。作者開拓了一個前所未見的語言，寫作細緻，但結局仍能看出台灣小說創作者的慣性，近似〈乳房人〉結束在一個夢境般的空間。但這篇還是有點不同，它的形容都是簡潔而生動的，寓意也比較複雜。光是最後定格的畫面，就彷彿這個人正在展示死亡的奧義一般。

黃美娥：我特別注意這名女性敘事者如何由畫移動到性。亦即原先她都在思考創作，最後因為不被繼續畫入畫中，某種欲望就跑出來了。這樣的安排顯然是作者想要討論「性」的問題，所以將創作與性放在一起討論時，就不能只考慮畫家十歲智商的問題，因為最後其實是從母親的角度看待兒子是否有性行為能力。後面有點通俗化，還可以再多討論一些東西。

伍軒宏：這篇在講sane的問題，文筆很好，可是我感覺場景跟題材都好像是十九世紀歌劇的設定。人物高度公式化，對我而言較欠缺深度。

張亦綯：作者的確沒有去檢討母親。現實中也發生過類似的事，比如父親照顧長期癱瘓的女兒，認為她很可憐就強暴她，小說中的主角其實是代替母親進行性行為。雖然有些缺點，但可以這麼比喻：作者盡了百分之九十的小說家的努力，以及百分之六十的思想。

所有獲票作品討論完畢。評審針對被保留的八篇作品，進行第二輪投票，最高8分，最低1分。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：

〈我不過是一個雪人〉30分

（伍軒宏2分、張亦綯8分、郭強生8分、黃美娥4分、童偉格8分）

〈鸚形目〉29分

（伍軒宏8分、張亦綯6分、郭強生4分、黃美娥8分、童偉格3分）

〈女兒〉23分

（伍軒宏5分、張亦綯7分、郭強生7分、黃美娥3分、童偉格1分）

〈阿媽蛞蝓〉22分

（伍軒宏 4 分、張亦絢 4 分、郭強生 1 分、黃美娥 6 分、童偉格 7 分）

〈走廊的燈閃過五下才滅〉 21 分

（伍軒宏 7 分、張亦絢 1 分、郭強生 5 分、黃美娥 2 分、童偉格 6 分）

〈乳房人〉 20 分

（伍軒宏 3 分、張亦絢 2 分、郭強生 3 分、黃美娥 7 分、童偉格 5 分）

〈十八半〉 18 分

（伍軒宏 6 分、張亦絢 3 分、郭強生 2 分、黃美娥 5 分、童偉格 2 分）

〈工卡〉 17 分

（伍軒宏 1 分、張亦絢 5 分、郭強生 6 分、黃美娥 1 分、童偉格 4 分）

評審決議依分數高低，由〈我不過是一個雪人〉獲得首獎，〈鸚形目〉獲得二獎，三獎為〈女兒〉，〈阿媽蛞蝓〉和〈走廊的燈閃過五下才滅〉並列佳作。會議圓滿結束。

短篇小說獎

決審簡介

伍軒宏

一九六〇年生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英美文學系碩士、博士班肄業。曾任教政大英文系。作品〈阿貝，我要回去了〉與〈殘念筆記〉分別獲得第一屆、第二屆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獎首獎、散文獎佳作。著有長篇小說《撕書人》、《尋隱劍》等。

張亦綯

一九七三年生。巴黎第三大學電影及視聽研究所碩士。曾獲Openbook年度好書獎。著有短篇小說集《性意思史》、長篇小說《愛的不久時：南特／巴黎回憶錄》、《永別書：我不在的時代》等多部，散文《感情百物》等多部。





郭強生

一九六四年生，美國紐約大學戲劇博士。曾任台北教育大學語文創作系教授。曾獲《聯合報》文學大獎、金典獎、金鼎獎等。著有中篇小說《尋琴者》；長篇小說《斷代》等；短篇小說《夜行之子》等；散文《死亡可以是溫柔的》等。

黃美娥

一九六三年生。輔仁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。現任台大台文所教授，亦任台灣文學學會理事長、國立台灣圖書館台灣研究中心諮詢顧問等。著有《古典臺灣：文學史·詩社·作家論》和論文百餘篇；編有《世界中的台灣文學》等。

童偉格

一九七七年生。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碩士。現任北藝大助理教授。曾獲《聯合報》文學大獎、金典獎等，著有《拉波德氏亂數》、《萬物生長》、《童話故事》等，合著有《字母會A~Z》。合編有《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》等。